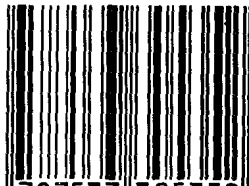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79/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〇〇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萬曆〕四川總志三十四卷(卷一至卷四配鈔本)(二)

〔明〕虞懷忠 郭棐等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萬曆〕安丘縣志二十八卷

〔明〕熊元 馬文煒纂修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九九

〔萬曆〕紹興府志五十卷(一)

〔明〕蕭良幹 張元忭等纂修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二二

〔萬曆〕四川總志三十四卷

（卷一至卷四配鈔本）

（二）

〔明〕虞懷忠 郭棐等纂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曆四川總

志三十四卷》提要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七

大五

記類

此卷皆

昭代鉅公紀事之文也予覽張李祠記則忠孝之心油然而
生焉讀正學諸作則聖賢之志勃然奮焉誦三功四
忠之碑則儼然思仰止焉閱西岷劍閣之作則銳然
圖保障焉於蒼灘都堰可追功矣於戰馬鐵牛可標
烈矣於錦屏草堂可觀風矣於胡公陳婦可樹節矣
噫繹斯編也詎謂無關世教哉此外名家類多巨作
限於聞見未盡搜羅尚望博雅補其未備意黃絹之
婦代多妙詞銀管名流能無佳賞乎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七

忠孝祠記

國朝張衍

漢晉之臣卓然以忠孝見于世者蜀有廣陵太守張綱在
順帝時以危言直道適梁冀之姦漢中太守李密孝心純
篤終養祖母不就晉武之召即夫兩賢之心忠君愛親精
誠剖切貫于金石通于神明是豈矯情干譽而為之者有
世之下聞其風思其人猶足以興起良有以關於綱常世
道耳嘉定古犍為郡今眉州彭山縣壯里兩賢之墓俱在焉
昔人因是而祠之題曰忠孝熾于兵有年矣洪武六年冬
按察司僉事天台戴文信按行是邑得宋時斷碑其事蹟
可考因語邑大夫士以兩賢節行炳耀今古若等盍修復
故事維風勸俗即與鄉老同構堂及門廡列垣并備祭器
樹竹木樂樂為助凡三月而成于堂宇翬煥軒戶明

山煙雲之態度森羅輝映出自天象而規模勝際甚殊
昔金憲以刻文示後為請余嘗慨漢末政紀失馭順桓之
際梁天擅權當時莫敢言議其非張廣陵綱獨奮然効大
將軍無君之罪以彰天憲蓋其心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可謂盡于所事矣既而為董所陷出守廣陵開示明信
單車降張嬰等盜南郡以平及卒嬰等服喪歸葬築墳此
又功德政理卓然過人遠甚抑使世之嘿嘿取容苟祿以
逢其君者知所規矣嗚呼賢哉若李漢中密當晉武平天
下之初威行海內方銳意求賢以洗馬召在他人必悅首
奉命無敢抗君獨從容表陳其情雖迫以嚴命終不可奪
是其篤于親親供于子職不計外之輕重使世之僥倖利
祿苟進以遺其親者知所鑒矣嗚呼賢哉然兩賢之事詳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二十一

諸史余特以忠孝非殊故為臣子者義之至仁之盡以之
事親事君易地則皆然且古者鄉先生歿而祭于其社聖
朝以忠臣烈士咸致祀典憲俞才識明粹熟諳憲體能以
明教為先務是舉也將以弘忠孝之化立懦敦薄為勸非
特一鄉一邑而余喜其有志于綱常世道冀其他日登周
以禪國家之政其施設遠大蓋可徵於斯故為之書洪武
九年三月中古奉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河東張衍書

學孔齋記

方孝孺

陰陽之氣渾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
是氣也未嘗為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
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梗楠

以為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為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為威
稷稻梁麻桑桑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
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宵翹之類變動之倫非得乎是
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
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
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辯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
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為然千載之
後得其全者為大賢得其正者為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
為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
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為莊
周卑焉而為申韓竹馬而為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二十二

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燕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
是則職業隳為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為南面
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者顯號於無窮
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為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
者得之為文章為明章為太宗為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
然為宗英或知為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
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
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
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
足以照萬里而不底于大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
為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
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

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晚歲
患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
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
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
雖占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
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
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
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
自得者不能也歟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
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
已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
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
四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不顯亦臨無敵亦保顏子之克已復禮服膺不情大聖大
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
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
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
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
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
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
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
一作類被也夫以數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
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
豈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
一歟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孝思堂記
方孝孺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
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
自無人以上滑甘膳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
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
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不然不能脩德以顯
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微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
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
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
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
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
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
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
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
獲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
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
固無恙獲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
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
獲道有祿以具肥甘供養焉莫難乎顯親而獲道入朝則
勇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紛衣持斧按
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
鄉下邑數十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
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獲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
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

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素
愿者無所究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
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
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
因以不朽矣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
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
令伯以孝稱子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
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為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
上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
占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為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
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正學齋記

王紳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六

諸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蒲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
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聘置左右
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
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體驗為務與公論辯
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欽容納之與臣
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
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
風俗淳厚人倫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
於正周衰列國紛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
端之術競起矣若揚墨之為我燕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
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
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下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

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
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
以塞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為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
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
代之學其邪正為何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
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
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為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
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
落之懷得理與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
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
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
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七

周

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澄氏若許謙氏
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鳴呼上下千數百
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近有過之則夫凌高
駕危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
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
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邇三
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為役幸
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膚念之萬一苟
以為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為御焉

開元寺脩法堂記

解縉

金仙之教始自西土開權實頓漸之門弘半滿偏圓之旨
指真實際啓度群迷則佛之為佛雖由法生而法非佛不

也自龔林示寂流於震旦蔓延總續燈焰有輝亦惟以
有法焉故出家之士思欲紹隆祖道振揚宗風超詣上乘
非法莫可是以百夫大智禪師創造叢林必首建法堂以
為會淨徒賜真詮之所誠以大衆聚必依法為宗又以
表僧之為室必能繼佛傳法然後可竝立而為三也夔州
城西有梵剎曰開元寺乃了休禪師有無聞者肇創造于
唐燬于兵皇明啓運大闡玄教於是上人有廣海者職綱
緇流據席茲寺憫厥頽圯力為已責乃即郡耆彥共圖興
復躬持囊鉢于歷檀信以啓膝緣於是輸貨靡不樂相計
得施若干緒遂罄其入即大雄殿後建蓋法堂若干楹壯
嚴高廣八天具瞻於是師席有位聚徒有所進趨戒臘不
失觀望堂成之年上人以應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

風俗

召來京師徵余記之余謂自大法下衰出家之徒惟儼形
狀以竊僧號啞羊鳥鼠比比皆然疇克知佛以法傳而僧
由法以立乎今開元為寺卓據形勝燈燭相續式煥前脩
而法堂之建實祖百丈師創立叢林之意然維據席揮塵
者能以闡法為心入室受教者能以傳法為事而後可以
建法幢鳴法鼓以法器相授受則佛日益光宗風愈振不
爾堂自堂爾法云乎哉遂書以歸之俾刻以為記

神木山記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有司毋擅用一
夫取一材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
熙洽迺者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群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常
殿朕肇北京沃壤舊規以永詒謀願興作事重惟恐煩

可後群臣愈曰
陛下慎恤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于趨事

皇帝曰爾往試哉乃用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拾取其
一給以樂食歸其備直而民忻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
訖而集工部尚書臣宋禮取材于蜀得大木于馬湖府
間以尋尺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
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有巨
石巉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心割自開木由中出無所
阻踰度越險岩層寸不指所經之處一草不掩百工執事
傾視謹謹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聖德所致
皇上解以弗逮推德于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
然穰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洒淙將紛俎豆既陳羶薌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九
劉玄雲脩消天雨燈惟明呈煙煌月影交輝祥靈徐來神
用俱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
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
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刻之于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
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幹旋萬化陰陽鬼神隨
機應動胸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禎沓至是山川之神協
贊禎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卓物表有不可
以知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
鬼神之功功若川水雲將日煩雨潤風靈鼓動寒暑更迭
欲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衣順軌雨暘以時景
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
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然輸寔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

之所致也固非耳目間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則夫鬼神之能宜
其有弗知也况凡天下名山大川莫于方域之中出雲雨
育材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
萌蘗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司禁以待于今日
然則神之効靈者非一朝一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一
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可少哉稽之于傳凡有
功于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者寔為偉哉載之祀典于法
宜宜臣庶再拜謹書其事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
以敕賜神休銘曰

皇明受命統馭萬方六合泰寧物又民康端拱垂衣無為
而治發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乎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百靈俱飲壯哉壯京龍飛之所帝用貽謀大啓厥宇慎恤
黔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營

皇帝有詔取材於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梗楠豫樟絜之
百圍神用呵闕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斂凡厥所產
悉呈弗掩良才茂茂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入駱馬繼
峭壁重巖尊崇深谷呀呀飛流怒濤有岩厥途其石巖巖
徐步曳武猶慮償給方謀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
宵行越澗踰壑砰礚如雷巨石斲礮隨闕以開維山有神
維神昭靈默驅六丁祐相

皇明神衷顯宣嘉禎祈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
祀事孔宜爰作新廟歲以饗之醴清牲膋遵豆靜潔敬益
維旅禮樂有鉶春蘿新陰秋菊聖芳祿為以時禮儀有章

執事駿奔秉虔以對濟濟瞻瞻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
駕風翳以鳳凰騶以虬龍靈旂揚揚揚神既降只鼓舞鏗鏘
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洽作稌
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制靈祠以誌神祀礪石刻銘茲山
寔侔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西岷保障圖記

周洪謨

蜀為坤維大都會三面鄰蠻獫狁南則夜郎靡莫西南
則印祚都西壯則冉駹冉駹有六夷七氏九羗即威茂二
州之地也又其西乃為松潘松之西壯為吐蕃東南雜氏
羌種落既繁險阨彌固辟夷夷據巖嶂以為印籠礪礪善製
堅甲勁弩走崖壁捷如猿狖九蜀民之轉輸松潘者常掠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於道其為蜀患從來久矣然而松潘之所以深入而壘者
蓋以據群夷之隩室而杜其門戶故群夷之不敢覬覦成
都者以有松潘也四川都司都指揮使周公貴往歲奉
勅往備其地方蠻酋董布等出沒公屢能禦之而夷黨劫
奪軍餉公又能親督矢石擣殲其衆事聞於朝遣使賞
勞由都指揮同知而進今秩士君子有繪圖獻之者題曰
西岷保障蓋以嘉公之功而繫之曰西岷以松潘在岷之
西也雖然蜀微之要害者莫若松潘松潘既靖則全蜀靖
矣是西岷之所以保障者豈非全蜀之保障也哉繼自今
尚其益殫乃心益遠厥籌使吾蜀永倚公為長城可也公
有勇畧善撫士卒自藩憲大夫及閭巷士庶皆稱其賢公
之先君子有功

征麓川孟養有功故擢官都司公不惟克樹忠烈又可謂克紹先美矣公以圖來屬爲記故書以歸之

達縣石城記

李東陽

夔府之屬有達縣在三峽上流大山叢谷間形勝險壯蓋兩川一要地也成化丁未蜀地弗寧

朝廷用守臣議援松潘建昌諸鎮例專置按察副使一人督領兵備統重慶順慶保寧及夔四府四府之地皆會于達因設爲分司以居而民兵戍卒伍列歲代者皆在焉分州董公壽卿實被茲

命故縣城皆上築蜀地多雨歲一再脩脩輒壞費多而益寡款圖爲恒計度財與力皆未可然於蒞政之際退思默

計未始不在此也越三年弘治庚戌官有贏積民困亦稍

計未始不在此也

魁乃用成畫分官役徒壘石爲城廣三里許高一丈七尺凡爲樓櫓扁鑰之類皆具遂疑然爲先城焉達之大夫士謂公盛績不可無紀俾繼于來裔會縣學生唐錦星應貢京師以請于予予聞神農之教有石城十仞軒轅作邑造五城縣禹繼作其來已久三代迭興其制雖備仲山甫之城朔方見諸詩歌已爲美績蓋設險守國之義有國者所不可後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其所謂道必有柔遠能邇之政安內攘外之策不專恃乎備禦防守之間是誠可備而亦不可以恃也顧後之人居忘危玩事愒日不加之意所謂微藩籬而曰莫我攻者則雖有應變之才制勝之術安能保于無失哉蜀之劍門三

峽形勝甲天下遭世承平無所用險而潢池犬吠之警不出于其內地以屢

廟堂之議其事可鑒而亦不可以不應也然則分方而鎮因勢而守各竭志力以貽遠圖者豈非良有司之責哉公歷戶部主事河南按察僉事所在以清通著其在蜀尤卓卓有政績城其一也予與公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雅相厚嘗與論天下事謂必彼此相濟後先相繼功不必一人事不必一時苟有以裕民益國者斯可矣公未嘗不以予言爲然達之人方賴公保障惟恐其被擢以去也使繼公而治者皆惟公之功不敢廢益加蓋焉豈獨茲縣之利也哉

城池記

安磐

吾州介山水中西壯刊山爲城東南瀕水而堤堤即城也

城東一水自壯來曰江水城南一水自西來曰青衣水自

西南微外來曰沫水三水皆迅急皆會州東南皆能爲

州城患而沫爲最夏秋之交常平城泰李冰鑿離堆以導其患唐常臯鎮蜀時伐凌雲以救其怒宋趙紹作斗門以止其暴凡以節茲三水也嘗聞之父老云永樂中州學在岸南數十步以今計之正當中流決壘遠徙可知矣正統中郡守段公鑑防以杉柵成化中郡守魏公瀚障以石堤自是乃得不徙州人賴焉者數十年歲久而木朽石傾而城則州人於是復有憂色正德六年安成胡侯準以能名自雄摩移守茲土屬搗賊亂果壯重以內水之變州縣或嚴吾州人之可憂者又有出於三水之外侯時調集兵餉日不暇給乃刈駕秦隴胡侯繼宗奉檄脩城立而盜不

敢近別駕升秩去兩水壞城十六七侯曰子辱守土其
使茲無城乃謀父老及大叅童公瑞侍御徐公文華暨
曰子將城焉又曰自用兵來所在皆城然輒壞後不止
午將城焉而俾可久又曰州人病矣公帑有金諸倉有穀
子惟藉其力焉童公而下咸曰唯侯幸惠我嘉人乃上其
事總制少保彭公澤巡撫都御史馬公吳巡按侍御王公
鍾方伯胡公守道大叅邵公賁少叅盧公綸念憲郭公東
山悉從侯議而郭公主張助成爲尤力侯乃率執事者失
之神曰公之卒事無疎緩乾沒者有幽罰八年冬望日
始事掘地深八尺萬杵齊下砌石厚凡八尺以附於土編
栢爲柵以附於石柵之外仍築以土石自柵而上東城高
凡十有四尺南城高凡十有六尺厚則以漸而設上置女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十四
牆高凡五尺延袤凡六千餘尺凡石必方整合石必以灰
一石不如意者雖累數十石其上必易如其令者賞違者
罰人人感侯義莫有毫毛苟且爲心者功半大水卒至叫
跳衝擊漫浸者三日州人相視失色既水落城石無分寸
動移者民益歡呼牽引起事或至夜分重以禮陽汪侯儉
受侯代至亦相與成之於是茲城凡八閱月而成其西止
二方之未城者則汪侯之任也四方來觀者咸曰壯哉斯
城未見也父老曰既侯以木魏侯以石胡侯實兼之城如
是焉世世夫何憂且侯用財當而運謀審待物誠而集衆
息又能不畏騰口成茲大功不可不記以垂無極因以記
之若謂侯在州之政皆可書而茲其大者故記之是役凡
夫萬人木工百人鐵工五十八石工一千三百人皆計

日而給餽與直鐵萬斤栢萬株灰百萬石石百萬餘片運
石之舟百艘白金二千五百餘兩米一千餘斛帑儲之外
侯之區畫居三之一焉于時別駕南安郭君廣徽山仕君
倫賓替秦州趙文斌眉主簿章立閻惠威遠訓導茶陵李
琮或來其謀或理其事皆於茲城有功而執事董率之官
與民皆遴選而勤勞者則以名姓附之碑陰
平墓願灘記 安 磨
蜀之難以千計戎州之西最險戎以西灘以百計健爲之
墓願最險灘在健爲西十里石牙中橫江水走其上前壅
後迫勢不得不起而立衝撞噴薄叫響怒激聲聞十數里
外舟人上下咸默膽重足睜目屏氣以幸無事一失其勢
輒破壞漂溺不可救人死是灘者歲以千數也昔李冰守
蜀鑿豚崖以避洙水之害豚崖在嘉州健爲今之健爲嘉
屬邑也相去不遠不應舍之不治然冰之治水也多沉犀
以彈壓湍急健爲故有沉犀驛豈冰嘗治之而無成歟抑
江流變遷當時水由他道而無是險歟不可知也正德丙
子新陽張公思齊以憲僉行縣邑人赴訴萬口一辭時適
有幾公可與事公進諸生而語之吾受天子命官以水利
爲名豈一一利之去害乃以爲利也計度安出諸生曰灘
其西岸水放而西灘其可夷公曰然吾意如是驗其同耳
具事委曲得俞監臨監臨者巡按監察御史盧公雅也乃
下乃虔臨江用牲萬夫齊奮身自爲督墾石爲堤以木爲
捍既鑿既疏自下而上時天大寒雪一兩交集公撤去麾蓋
勞來巡行率至夜乃息凡在後者茲公意并力趨事兩

言成導江之日人士走觀空其邑歡呼嗟嘆不圖厥功乃至於此由是難險遂虛而夜亦可航矣州倅任君倫邑令王君大衢於斯役與有勞者率諸生余恭周德諸磨代來之陰平之一旦積歲累年無一舟覆公功大矣記可無磨辱公同年與聞始議用紀成事島其敢辭聞之十人者其後必大公之所活何止千人大不人於公無與而吾人之頌功受賜家尸戶祝當與此江終矣公去蜀之十年始得次而書之屬邑簿王君某刻石以垂無極

顏魯公廟記

錢福

甚哉君子之有益于世也一進退存亡之間而國脉之安危係之道運盛衰係之人心之邪正係之而其正大之氣自足與天地相為悠久日月同其照臨山川游氣風雲雨露同其上下變化恍惚而不可測擬者也彼小人暗賊巧陷自以為得而不知適有以成其名表其忠益助其氣卒之自戕其身與鬼蜮狐兔同漸滅而萬世之下孰與論事者裂眦碎齒將甘心焉其為得失何如哉迂儒曲士乃執區區明哲保身之陳迹以為墮于小人之計不知所係之重所得之多有如此者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唐以侯太子太師刑部尚書魯郡文忠公首倡義師遏胡鋒千方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十七

王

知有父子之典論諫官不白宰相而在朝始知通上下之情與魚朝恩論坐位而縉紳始知抗宦官之勢其語蘊杞以先中丞之故以賊未平姑以激其忿而圖濟其事非故其所惡聞而為私誣也其使希烈二十月未即死者尚

異有以感悟之猶前日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之意非徒也於戲雖無典刑尚有老成人天之留公以為唐也厚矣公在一日唐之典刑尚在一日雖拘幽于秦而天下隱然望公以為赤幟雖逆黨亦知所畏憚觀其始至而即款遣還四函之辦一劍之請諸公朝天子之對皆其志已決而天放留之以明逆順之分者也蓋其時有雖欲即死而不得自由者豈有當天子未識何狀之時能以一旅抗強賊而功成位尊年且八十而真遽死于必不兩立之賊手耶于是知論者非惟不足以知公亦不足以知天矣故嘗謂公之名位勛業大畧與郭汾陽同其見忌權貴聞命即赴以絕嫌疑者亦與汾陽同而其不同者汾陽搃兵久一時叛逆皆其裨將部卒故有免胄而見望風而退而公以一書生持三寸舌亦手入賊一死報國固其所哉當難難之時發婦美食之徒皆當思一奮以竭無所逃于天地之義而况如公者顧欲以君子不用為相為非知已而僅徇七十致仕之例以歸尚足以為公哉即歸將安所容其身哉吾于是有以亮公之心而知終唐之世大患深禍者莫伏藩鎮關宦奸相與夫父子之不正皆自公別白之而他若李泌以外皆不得而知也其所係豈淺哉管山故諫達公率百僚謁上皇梓李朝輔時國出為蓬州長史故于今祀之誌稱其仁以撫民寬以御衆邨其災患救其饑寒為廟祀之所由立余則以為公之正氣塞天地人人心者無所間而于此益可見矣余則以為公之正氣塞天地人人心者無所間而于此益可見矣余則以為公之正氣塞天地人人心者無所間而于此益可見矣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十七

李

伊屬予為之記

內江縣廟學重脩記

天賦斯人以健順仁義禮智信之性足以推於倫理日用施於脩齊治平建斯世之業由古及今其降衷同也然有因其地而風俗異者同魯國也而闕黨難與言善同齊國也而其東野人不知堯舜雖孔孟邇只未易化豈非聖賢亦必得位然後能奉天命淑人心陶冶世道於無方歟惟我

皇上建極以臨海宇百年之久萬方之遠無處不有詩書絃誦之聲科貢才俊之出可謂盛矣蜀之成都府內江縣自京都視之道途遐邇窮累月之力水浮陸走乃克至昔者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十八

英宗皇帝復位紀元天順初載其縣令稷山張冰見廟學自宋元兵燹墮廢屢經之餘洪武以來建構重惜民勞未底壯偉之規思所以新之鳩工興役始於大成殿未幾丁艱去臨海謝熙繼來為令克終前績於是聖賢龕像朝師炳炳闐闐其從祀庶延袤深廣伐石甃之次及學門東西齋莫不材甃堅整棟宇弘麗以

今天子成化二載冬落成蓋自

國初至今其成乃無遺憾也由斯觀之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豈不信哉縣教諭蕭翰吉之安成人三同郡士也其顛末且其學所育士素多發身科目今任官於京者八部主事李臨安吳王請予記其言曰廟學在縣治西里許本山統鎮自岷山十有餘里廟學

據山勢之所止長江繚其背平岫橫其面清泉流為泮池四時榮然左有小溪之縈右有崇峰茂林長生觀之環拱江之外層巒疊嶂獻秀於天觀其言之意者以為斯地之勝宜鍾於人凡在學者自有成也子曰然亦在乎勉學而已恃地勝之獨異而學不勉是徒居斯地者也稟天性之皆同而學不勉是徒賦性者也遭逢聖時樂育造就之弘大久矣而學不勉是徒際斯時者也天賦於上地載於下

聖治隆於中內江之士勉學於已斯得之矣是為記

內江縣廟學重脩記

中江來自汶山洛口至吾邑三堆迤流而西而壯而東南又折而西至於黃市距三堆上流不十里紫紆環抱乃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十九

百里許四山復周匝旋拱邑治廟學實據其勝上帶溪復圖述學官以匯於江宋以前建置莫攷紹興嘉定間縣令鄧集李正炎相繼脩治宣維斯地我國朝洪武六年開設因之中間燬復不一邑侯齊伯良麻城吳山稷山張冰錢塘道禮臨海謝熙繼來為令克終前績於是聖賢龕像朝師炳炳闐闐其從祀庶延袤深廣伐石甃之次及學門東西齋莫不材甃堅整棟宇弘麗以今天子成化二載冬落成蓋自國初至今其成乃無遺憾也由斯觀之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豈不信哉縣教諭蕭翰吉之安成人三同郡士也其顛末且其學所育士素多發身科目今任官於京者八部主事李臨安吳王請予記其言曰廟學在縣治西里許本山統鎮自岷山十有餘里廟學

聖神學弟斯何以毓士秀是青在我固知六事首務當
本信將謂屬已須徐爲圖閱明年政舉人安乃時輯之貴
勸於邑民之趨義者力出於里役之稍隙者間更以贖以
助詣所不及廟先毀廡次列戟次櫺星門以及池欄
棹學先堂齋次講舍次亭閣以及屏宇庖廡頽壓者撤
之欹傾者振之腐折斷脫者易之彌之屏繡丹堊咸一舉
而新之學西偏舊有祠以祀吾鄉先生乃如是枌屋七楹
二間於祠左以祀前宦之著名者侯意若爲祀鄉之賢固
以勸夫生於斯游於斯者名宦弗祀抑何以勸夫師於斯
師於斯者乎蓋不獨厚待諸生而其所自待與待來賢意
益淵然深遠矣諸生感奮白其師教諭長安胡萬方訓導
武昌趙宏請紀其實於惟侯甫下車即加意興學作人乃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二十一

卒成之不亟不緩不侈於前不廢於後諸生圖志不忘罔
宜抑侯脩學之政必假之月日藉賢與力於人也若夫脩
學之行良知良能本其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自其
天性隨取而足初不俟時候人是責在我學宮既脩講課
而勸勉之倍厥初服侯之責斯盡心差懈矣矧逢
聖明銳情正學諸生尚相與講明義理誠以脩其仁仁以
脩其道道以脩其身舉而措之仰鳴
國家鴻龐駿偉之業以垂諸永久不徒爲一邑一世之士斯不負
朝廷興育之心與侯脩學作人之嘉惠矣如吳而後侯之
心斯畢然慰矣如是而後諸生亦不負此山川發祥之盛
興學校誨養之功顧不偉哉是役也主簿余永迎松滋胡
良貴相成之典史曹仁董督之法得蒞嘉嘉甲辰秋九

月吉

杜工部草堂記

楊廷和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舊居之地也堂屢廢矣輒新之者重
其人也子美出處具存本傳堂之興廢亦各有紀載不復
以云今日之舉則巡撫都御史鍾公蕃倡其議巡按御史
姚公祥主其成而鄭公弘協其謀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吳
君廷舉以書與圖來屬予記之蓋翹然而起臨於官道者
爲門門之後爲祠三楹遺像儼然如春之所有事焉者也
祠之改作鍾公實委邵僚任之于時以公帑無羨餘未遑
其他他日姚公往視之則以爲他之不葺又遺後人以郵
是其責在我再令郡中檢括所藏仍以兩巡院所沒入者
益之藩臬諸公亦各助之十一於是他不治者並手偕作
祠後爲書院楹如祠之數屋其左右各稱是引水爲流橫
絕其後橋其上以通往來于前門馬榜曰浣花深處進于
是則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來遊者雖然謹諱弗嚴也姚
公乃令易置之院後隙地盡以屬之堂而規制益宏矣堂
之左右亦各爲屋三楹其東則選釋氏之徒居之以奉祠
之香火其西則禮神之器與延賓之具皆貯焉緣以周垣
廉隅有截又其東偏爲池引橋下之水注其中芙蓉蓮交加
魚鳥上下相樂也名花時果雜植垣內盆池錯列其
間其外則樹以檳榔像子美之舊也經始於弘治庚申之
春落成於其年之秋財不廢而功侈民不勞而事集凡此
皆吳君圖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稱子美者聚以爲詩
人愚嘗不滿於是足以爲詩道之成極於子美而子美之市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二十一

於人者則不獨詩也唐三百年間文章之士母慮數十百人而祠於後者僅可指數李白之於匡山韓愈之於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陽之孟亭建州之黎山之類則有知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獨以其詩而已哉蜀自先秦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古今通祀者幾數人若秦之李冰漢之文翁孔明宋之張詠皆以功德流遠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而子美徒以羈旅困窮之人軒然與之並是誠不獨以其詩也蓋子美之為人孝友忠信大節具備讀其詩考其素履一一可見至若詩身稷契則亦自其所能為者言之觀其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執法令如牛毛之語則其用處亦畧可知史家不能得其所存而疑其議論漫為之高而不切志其墓者亦不過稱之為文先生耳於乎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於當時乃知於後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子美之名若草堂雖與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諸公之舉尊賢勸俗其於風教豈曰小補之哉諸公之官蜀皆卓有風烈可傳於後記為草堂作也故不具述董是後者自成都府檢校在瑯而下其姓名皆列之碑陰

八陣廟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豈可著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成得其要自令行師變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三十三

藝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〇

三十三

藝

不復敗非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惜一於背城而微俾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烏蠻黑蠻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于二曹三馬之暴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弄不驕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已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有警賊自相乘機肢體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者抑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于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實憲常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耶慎嘗放舟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累篆缺然銘石藝焉耳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其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

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者誦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四川巡按御史題名記

楊慎

御史之職出則布天子之憲于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惟肅雖解于絕微于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熱陟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見於史籍東西之畧于是乎知之內外之治於是乎齊之重不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忘治之矣也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二十四

卷二十七

皇建極分天下爲布政者一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之職恒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南自古踴爲巡遠然去漢唐時都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壯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月期長吏熾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冤滯之獄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于縣再不達于州天高日遠有終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行之法天下所均焉其尤重者也歷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十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壘排實惟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行臺舊

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丙子得九十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師召來搜仍伐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召始匪用銜交承繼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有裨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題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旋其吉而興起焉當守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達官師之規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慈惠去衰吏有治程民有莫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行之懿而品藻之公發隨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爲記

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任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斯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地一無是氣則天地亦幾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

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二十五

卷二十七

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高皇帝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

蜀獻王復數言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里之若孟子建人初累官侍講與決

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軍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如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

者耶卒之

恩示開於

伊皇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乃借隙支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既復聞于王曰隆真儒以光我

先王余責也於是承奉若周宣陶宣甯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百金以襄廢德祠成乃題之曰正學初潛溪朱先生客壘於夔

獻王 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

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開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宣等之効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相與將心先生之學云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變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爲國典無謂加典爲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爾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爲名乘亂稱帝焉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爲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已死述可祀他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其有先於是者乎常惟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以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輩

在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爲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其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

土故祀以爲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民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漬具在祀典路公所脩益州江漬之祠故在也書曰望於山川

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也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以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

之萌何自起蜀之赤子何名爲從賊浮橋覆溺八百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爲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四川總志卷二十七

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赦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

關若此無謂然乎哉

夔州府重脩儒學記

蘇葵

事有參天地而莫尚者聖人立人極是也然人極不自立必資于教化而後行教化不自行必資于學校而後行自唐虞三代迄今莫不以學校爲首務惜乎去古既遠士多以利祿役志畧道德而專文藝學校將墜於虛器然禮廢羊存苟有善教者因而脩之則唐虞三代之良法美意即此而在是則士之學師之教使不重其大者而惟乘時之所好以爲干進之媒已非第一等事矧於文藝亦或歎焉豈不深可慨也歟變之爲郡當全蜀之衝崇山大江襟